



山西按察使徐公永達墓表

楊溥

公徐姓諱永達字志道世傳唐侍御史有功後曾祖仲明祖景讓考子昭世有善譽母苑氏儒家女公幼學敏悟好讀書入鄉校習舉子業洪武丙子秋中河南鄉試魁年甚少人多奇之明年春陞太學戊寅授陝西同官縣學教諭後調湖廣之宜章以外艱去服闋調鳳翔之寶雞永樂庚子以薦驛召至京授翰林編修侍皇太孫讀書甲辰宣宗正位東宮陞右春坊右中允明年得推恩父母妻室宣宗卽位陞鴻臚少卿使交趾陞卿庚戌調湖廣按察使以內艱

去乙卯奪情改山西賜璽書遣之公居鄉校居大學
知尊師取友所與交接者皆敬愛之典教三邑自謂
師道不易稱禮致宿儒講明經義以求精到從游之
士多底成效居顯要者有其人在寶雞九年考滿諸
生奏留之嘗爲四川鄉試考官去取有公論總修陝
西誌書事有條理人服其學識陞翰林侍經筵再遷
春坊職輔導從事惟謹在鴻臚恪守禮典奉職無虞
調湖廣山西達風憲大體劾奏苛暴擒捕奸貪不避
強禦公孝友母老不能就養請分俸於家恩賜金幣
必先奉母居喪守禮處兄弟和睦居官守廉嘗持節
王國行冊封禮王所與鞍馬金幣襲衣皆辭不受奉
使交趾諭酋長者三所贈貨寶直千金毫髮無所取
官舍蕭條無異寒士及卒棺資不能具壽六十有四
配張氏克甘清澹公無內顧之憂嗚呼士君子遭際
爲難歿世有聞爲尤難公以經術由師儒薦登禁近
出掌一道風紀足以行其志遭際四十餘年操行廉
介始終不渝夫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士論居官有
守者未嘗不稱公宜有闡於歿世也予故以是表其
墓云

山西按察司副使朱公瑄墓表 吳寬

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公年八十三而終公有子恩仕于朝爲刑部郎中持制服將歸欲得墓文以葬其寮友顧君大寧輩偕來以請予與恩以同鄉故相過從久不能違也恩旣歸始以江西布政使葉公所爲狀託其友太僕少卿劉君來致其意曰公葬期迫矣待此以刻乃視其狀敘之朱故通許人也當宋中世之亂從駕南渡以松江地僻可避兵難始擇華亭之七寶鎮家焉曾祖道華祖士清父慎恒慎恒娶陸氏生公諱瑄字

其別號鈍菴幼有高資總角能賦詩有奇句稍長益
善記覽入府學爲弟子時廬陵孫先生掌教事適用
文襄公以巡撫至而提學御史爲彭公二公問弟子
之穎敏者孫先生首以公對試之果然公初習春秋
孫先生深於詩者更授以詩甫三月卽通其義正統
三年遂登應天府鄉舉及還其父適自盧龍戍所歸
父子相見甚歡未幾公當赴禮部試曰吾常以親寓
遠方不得日侍左右爲恨今復忍違遠乎竟不赴又
十年始登進士第明年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時有北
虜之變京師戒嚴朝廷命諸將悉兵往禦公以御史
入軍中紀功臨行語其妻王氏曰吾今不能顧家矣
汝亟歸奉吾親吾惟知有王事而已卽日戎服就道
諭諸將士以當奮勇死難之義衆皆感激三日虜知
有備而遁有詔班師蒙宴賚甚厚京師旣無事公奉
旨出巡應天等六郡有知太平縣白王者連姻中貴
怙勢爲害公廉得其事卽按以法一時奸貪斂跡屬
吏肅然於是周文襄公與公猶同行郡稱歎不已歲
滿代還都御史陳公鑑知其才俾掌三法司事俄丁
內艱服除擢山西僉事屬吏有不法者聞風而去尤
累平反冤獄再清軍伍明恕不苛無隱沒誣枉之弊

才名益起凡分巡官缺公輒兼領其事一日至大同
有中貴親幸者入其境上下驚駭莫知所爲公出郊
迎之與語其人竟斂威而去值大雪欲射獵爲樂公
曰軍士凍餒不堪必有死者况道滑不便馳逐獨不
自愛乎遂止一時邊人不至驚擾者公之力也再丁
外艱服除復任山西人多爲公不樂而公處之自如
成化五年始擢副使又二年慨然上章請老年五十
五耳人勸之不顧歸與親友徜徉園池間賦詩飲酒
相娛樂每以善言訓誡子孫宗族所以力學治家之
道延師儒于塾鄰里子弟有願學者皆來受業後多
有成材者自少無兄弟惟一姊與其夫俱蚤世遺孤
子女四人悉爲嫁娶且與治田宅不使失所他所周
卹人者尤多公自登甲科受官幾五十年而家居者
幾三十年中間用其子郎中秩滿進階中議大夫贊
治尹公有六男二女孫男十二當國初其祖士清爲
邑烏溪大姓趙惠卿贅婿趙以富豪於一方士清逆
知其家必罹法出居于外以避之後竟保其家人莫
不賢智之

山西副使吳公道寧墓志銘

何璫

嘉靖十年十一月致仕山西按察司副使吳公以壽終公諱道寧字世安先爲浙溫州之潭頭人國初徙居南京父維成化初任溫縣教諭嘗夢於黃河中流蓋樓因曰吾當於河內起家遂占籍河內焉公自幼篤實無妄言成化丁酉中河南鄉試禮魁戊戌登進士第授鹽山縣知縣迎教諭公以養政暇定省教諭公每舉古語以訓曰但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故公居官恒以慈愛爲本節民財力爲先至於徭役一事尤加用意故復業者接踵而至百姓愛過父母三載

以政績卓異陞監察御史彈劾激揚風裁凜凜弘治
初年河內民奏開廣濟渠不果行是時公巡鹽河東
適勘鹽引十萬應否充給河南官軍俸糧公曰俸糧
吾省利廣濟渠吾府利均爲國家利吾兩成之達諸
河南撫按後渠成溉民田甚溥巡按真定等四府貪
酷望風解綬先是開州有巨寇爲一方深害交結權
姦莫敢誰何公設法捕獲戮諸市曹人心大快弘治
十一年陞山西按察司副使奉勅整飭鴈門等三關
兵備創築寧武新城設寧武所及沿邊堡寨俱募軍
充實武備一新邊人有賴後以疾辭歸惟以耕讀爲

事每訓子曰汝祖三十以後始發憤讀書或夜無油
就月色讀尚能明禮經中式刊文汝俱年富燈火不
須營幹正宜努力諸子或不能背書卽掩卷朗誦一
遍曰我年六七十尚能背誦汝後生反不能耶諸子
感奮力學守中遂登進士第正德初廣濟渠通塞不
時公因泝流窮源相度地勢直抵五龍口嘆曰使渠
由此而行數世之利也今不二十年而塞蓋創始者
失地利耳遂達諸當道違廣濟舊渠三四里許另開
利人渠曰舊渠如此故失利新渠如此乃得利刁民
百計沮撓往返五年而後渠成水利至今賴之濟水

國初遶府城東流入河公因開利人河見其南流曰
此古蹟也豈可興今利而忘古利哉達諸當道修架
橋六座新流從上濬流自下二利並行而不悖林下
優游三十餘年身體康強未嘗有疾年八十五六時
每遇別墅花卉春佳秋禾告成不杖觀翫往返步行
數里臨終不及已事第謂諸子曰汝等不須憂貧但
教子孫讀書爲上策耳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馬公應祥墓志銘

王九思

公諱應祥字公順其自謂曰敬湖山人其先山東高
苑人也有諱帖木者洪武中以總旗扈秦王就國隸
籍西安左衛乃遂爲西安馬氏帖木生子道原有子
六人其第四子昇生倫倫生公公自幼穎異成化弘
治中爲咸寧縣學生授易笏及羣籍不專記誦而妙
契古人作爲文章秀麗奇特獨步一時督學浮梁戴
先生與其進上饒婁先生訝其才金華潘先生賞其
文蓋嘗策試三秦人物批其卷曰英風凜凜氣凌霄

漢弘治己酉果舉鄉試第二人丙辰舉進士觀政戶部其年秋齋犒金甘肅有以羨餘言者公叱去秋毫無所苟明年丁巳授河內知縣河內素稱難治而是時又乏善令久庶事一切頽廢租賦至數年不完前令苦治竟不完公曰百姓人耳獨河內異耶乃加意撫循之不率教者治之不妄笞一人具攷戶數高下之則躬爲編坐奸吏猾胥無隙可進自是租賦完徭役均百廢興詞訟希少豪民斂跡矣暇則課諸生今工部侍郎何粹夫尚末知名公許以爲聖賢之學台輔之器也通渭王宗器先生守懷慶而河內附郭縣

也嘗召公飲食歌咏問民所疾若以弟呼之公禮謙然意有不合輒盡言不少避君子以爲各得其道戊午春九思以庶吉士送幼子道河內入其竟民咸樂道之至其庭吏縮首立如植視其室服食器用泊如也乃賀曰可謂不負公字予曰敬夫克吾志須吾民子孫世世思之斯其可耳當道方有旌薦乃明年己未夏以母喪歸百姓走送涕泣竟日乃始別去三年喪畢辛酉冬改任徽郡歙縣郡考亭故里雖稱文獻然俗好氣健訟好交結貴人爭地數尺乃起訟連歲費千百金求勝不勝不止又豪家大族搖動禍福

公至持之以靜事求可不枉道徇人久乃自定民有據險不輸賦者且五十年公出榜招之曰不來輸賦乃坐重役示罰于是諸租賦無敢後期至者郡有殺人者久不可得乃以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下曰神許我得其情則雨是夜果雨翌日啟死者棺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歎其側者久之因扼其吭遂絕是時公已教隸卒覘舉措矣覘者以告

遂執而抵于法蓋殺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故來扼吭耳於是縣中稱爲神明歌頌之今少保臯蘭彭先生故參政廣東何子敬相繼守郡咸禮重公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問勞而舉薦甲子冬北上考績比歸之明年乙丑吏部以風憲起公贖饋一無所受學士經生隱逸之老以其德政播諸詩歌聯爲巨軸附之行李正德丙寅春公行未至有命授吏部稽勲主事丁卯調文選是時權貴用事公旣無干謁亦不矯激惟知自守旣乃厭棄求歸尚書許公勸畱乃止已巳考績上上於是天子勅封其父承德郎文選主

事贈母安人褒嘉之尋陞稽勲署員外郎是時張尚質爲尚書欲超拜公公不可張怒陞公湖廣按察僉事督學實左遷也庚午春公涖湖廣會當鄉試而湖山闊遠兼之卑濕公且病且愈於是校定諸士不能徧歷或合數處羣試之場屋事竣方施教約乃明年辛未言者以公簡出爲辭遂改督屯河南然鑒別之精予奪之公諸士實心服焉于其去也咸惜之而言者乃爾不知其何說也至河南數日復以繼母王氏之喪歸癸酉喪畢挾其子平畢姻京師有勸公部見復官者不聽而還甲戌春部檄改公兵部東淮在陳睢一年積贖罪米粟千石及數百金儲諸府庫立之卷籍以爲官需至于黜貪汙之吏革濫稅之關威令赫然行矣乃乙亥秋有詔罷陳睢兵備帶銜河南聽用公浩然而歸而是時封君病見公喜甚吏部尋檄公督屯河南乃封君竟老病卒公得以侍醫藥躬殯葬無遺憾焉己卯喪畢復改山西督屯是時屯田子粒負欠三四年併徵實難公謀諸撫按許他物相準卽以給諸士卒甫三月完十六七撫按咨嗟歎異共獎其賢庚辰夏以三載考績告行其實托以西歸也旣歸之明年辛巳擢山西按察副使公尚堅臥親朋

勸進至曰安石不起如蒼生何公以天子新卽位不敢虛負努力復行旣至未久入賀萬壽聖節卽上疏乞休蓋自陳睢後嘗兩上疏不許至今乃許之公於是買田長安城東爲歸畊之園築望楸之樓建獨笑之堂引濯纓之流構弄月之亭奇葩異草珍果之植篋管之林紛列雜布備遊樂焉未能也而今乃得之喜可知矣歸未久嘉靖壬午繼母杜氏又卒旣葬乃與朋好日遊城東飲酒賦詩公每賦詩搜抉奇巧不驚人不已故平生文章詩所得不多然類非世俗所能也至其愛親友弟曲盡衷悃好賢疾邪擇交寡合通達治體學堪經濟風流慨慷翛然物表蓋世之英三秦豪傑之才也然一僉事十三年不得調旣調卽歸歸五年乃遂不起距生天順戊寅七月壽六十九歲痛哉公乎竟若是已矣

山西按察司副使王九峰墓志銘

王九思

壽夫子弟九峰字也蓋嘗自謂白閣山人云先大夫
中憲府君諱某配太恭人劉氏生子四男子壽夫其
少子也成化己亥六月初一日先大夫仕爲保寧巴
學教諭生壽夫教諭舍中是時吾祖高年府君迎夫
于巴聞其啼聲喜曰兒當貴我老恨不及見也壽夫
生十年而弘治戊申先大夫官滿攜歸鄆杜里舍又
二年庚戌先大夫復教諭祥符壽夫隨太恭人入祥
符其年秋予禮部下第亦至祥符壽夫乃遂從予受

四書又二年受易及子史性理諸書弄筆爲文章詩
輒吐奇語又四年丙辰先大夫遷教授南陽府壽夫
隨入南陽乃從張文粹先生受易又二年戊午予以
庶吉士送幼子還故里省視南陽壽夫乃遂隨予歸
試闈中是時邃庵楊先生督學闈中極愛之命以儒
士入試秋闈乃不第復入南陽卒業文粹所明年已
未乃隨先大夫丁外艱歸虎谷王先生應韶友張文
粹蓋嘗稱之至是求督學闈中按鄂首問壽夫得其
文大喜命爲學官弟子遂攜入正學書院與高陵呂
仲木輩親受其業乃舉辛酉鄉試壬戌不第歸乙丑
復不第乃入太學尋復歸省而正德丁卯予在翰林
爲檢討召之至京晝夜督課之乃明年戊辰舉第二
甲進士其年冬授河南道試監察御史明年己巳監
稅蘆溝橋木物其年夏得實授監察御史奉勅巡視
居庸諸關乃親蒞其地閱其險阻簡其行伍利其器
物時其練習而凡衛所諸官怠惰者侵漁其下者箠
戒之不已則參治之其主將才而廉若貪懦者舉劾
無所嫌避幸邊徼無事得代歸視事道中乃先大夫
書告被疾例不得歸省自移病乃始得歸其年辛未
秋也明年壬申予亦罷壽州歸先大夫乃愈益病而

癸酉冬乃遂不起于是壽夫以憂家居至丙子春乃除服北上授浙江道監察御史云而其年巡按順天諸郡郡多貴戚近幸豪強撓法掣肘不可逞壽夫蕩然一無所問旌廉去貪畿內大治明年丁丑得代會滿三載考其職稱于是與其妻仝氏受勅封焉而先大夫太恭人以予官授封故不及也其年秋駕幸居庸諸處壽夫率同列諸君子前後三上疏極諫明年戊寅點視團營諸軍尋又點視皇城四門又嘗攝他道事勤勞甚苦而年資又甚深感以爲得美陟矣乃已卯秋稍遷金華知府云云化金華四年明禁令正風

俗清獄訟裁省浮費興作善類鋤去奸惡而主之以誠持之以廉行之以公終之以慎尚書蘭溪章公既卒而家貧孤少爲疏請月給米二石其始至郡人可易之久乃漸服旣去多思之者于是漁石唐虞佐報書曰吾郡乃今始知有壽夫也嘉靖甲申夏蓋嘗考績三載吏部以爲績最無過舉御史旌薦者多例給誥于是贈父中憲大夫金華府知府母封太恭人妻亦封恭人云未幾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受勅兵備偏頭關諸處其年冬涖代州會當道遇非其禮有去志尋聞太恭人病甚于是投劾徑歸蓋涖官未及三月

而代人念之至今以爲可惜其才也歸未久乃遂寢疾丙戌夏四月太恭人棄養而六月壽夫竟相繼而逝纔四十八歲耳嗚呼痛哉其古文詩存者無幾與奏疏數篇刻諸木題曰白閣山人遺藁

山西按察司副使程公紳墓表 李舜臣

程公旣卒於易廼郎舉人鳴伊吾婿也奔赴於易奉迎其喪以歸遂乞銘于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安德盧君將葬也乃復伐石而礮之將刻其大事以示罔極舉人以謂余曰茲事也翁其圖之何則知吾父者莫如翁也按志東溟諱紳字伯書東溟其別號也世爲青州樂安人生居南坊一世曰勝二世曰恕三世曰琮俱隱操不仕四世曰玉仕爲真定縣丞配祝氏以弘治甲子九月十六日生東溟東溟生有異質未毀齒已孝敬如成人長而懋學能文嘉靖丁酉領

山東鄉薦明年戊戌舉進士迎母京邸以父不逮養
爲恨已亥除知山西長治縣事會長治旱甚東溟行
禱雨城南歸未及城雨大作百姓歡呼歲則大熟壬
寅擢爲刑部陝西司主事斷獄必以情罪疑者雖詔
獄亦與平反大司寇聞公深器之三年奏最得贈父
如其官母封安人適陝西榆林兵備缺銓司以東溟
名上詔以陝西按察司僉事往蒞之懲債帥剔宿蠹
軍餉用饒所有羨餘二千餘金盡令貯庫以資犒賞
無何丁祝安人憂歸督撫楊公薦有真誠爲國恐難
其繼之語居喪哀毀欲絕勉廬墓側理封樹爲其父

建贈君坊至傾囊不吝起復補河南僉事首令有司
立社倉練鄉兵一一自校閱大盜李邦珍亂中州河
洛沟沟獨所屬二十餘處賴以無事壬子大饑出社
倉粟奚啻數萬計又因汝水開惠民渠利被數縣靈
寶有巨獄久不決東溟一訊而釋者千人于是撫按
交薦爲異等癸丑遷山西布政司參議守河東道蒲
州城西逼黃河河河侵勢甚危東溟亟築之數月告成
事蒲人誦其德以爲萬世永賴者焉蒲俗競侈靡婚
葬非大備不舉往往暴露廢室家申嚴禁約月餘襄
葬合子女者數千家舊藩叅不與戎務巡撫王公謂

開戎務孰如東溟因檄守要害賊畏威不敢犯守城
堡二十餘處悉爲保全伏兵及首級一十九夥邊將
戍卒咸以韓范稱之人爲之立生祠歲時奉祀廷議
嘉其功于是東溟晉山西按察司副使奉勅總理紫
荆等關保定等處地方兵備蓋將大用之也先是東
溟防秋山西勞極病矣茲復念紫荆畿輔重鎮日夜
營戰守具務在萬全廢寢食者久之忽痰作不救嗚
呼若東溟謂鞠躬盡瘁斃而後已非即東溟生于弘
治甲子九月十六日卒于嘉靖乙卯七月十九日配
處士蔣淵女在室以靜惠聞年二十適東溟

老而孀謹事如嚴父服食必致精潔非其手出不敢
進朝夕慰藉未嘗頃刻去左右處姊姒和而有禮東
溟早登第爲名大夫相力居多生弘治乙丑九月九
日卒嘉靖癸巳正月十八日得春秋二十九贈安人
繼配崔氏封安人子四長鳴洛先東溟卒娶李氏
卿女次鳴伊鳴南鳴高伊山東壬子舉人娶吾女鳴
洛鳴伊俱蔣出鳴南鳴高俱崔出女二俱幼未聘孫
女二長聘鄒平省元陳其蘊子更次許胄元蔣永築
子奇鏞鳴伊女也茲以嘉靖丙辰三月十三日合蔣
安人葬于城西祖塋之次謹撰其大者刻在墓道以

告勿毀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胡公賓志銘

余嘗覽鏡中州文獻之傳蓋自兩程兄弟崛起倡明以來一時聞而興者若張謝劉呂諸令哲賢智之士皆燁然有以表見于當世然一遠師門講習漸異故伊川歸自涪陵有皆流于夷之歎而他日寤歎獨謂尹氏彥明爲能不失其正斯亦足明執德信道之弗易矣其後晚出者往往流于空虛而不足以涉事耦變以成天下之務信有如東萊伯恭之所私慨夫學不足以涉事耦變而成天下之務此豈儒者之學也哉自後浸微熄時有同異至元曾齊許氏幾矣然于

大本一貫無聲無臭之微論者或有遺說焉近世若月川曹氏之醇慤柏齋何氏之貞介浚川王氏之辨擇要不可不謂有志聖人之學者然皆果於自信而近乎墨守則於千聖以來真機正脉猶覺不能無一膜片縷之隔也嘻斯其可易而語哉比益見吾滇南君焉君資材英敏鋒穎露拔疑若難於並爲仁者乃取友當世退自省發憤悱思惟耻于虛襲而又弗固以滯足以適天下之用而成其務益嘗寄我中庸大哉章說洎孟子養氣測語要之獨窺其深而又不詭於聖哲之訓是亦足與聞乎斯道矣惜乎方見其進而遽見其止安得不令人重感於材之難成而易而道之弗易以明且行耶以余之不敏雖亦竊存焉然擇弗精而行罔篤益實自省而惴惴而君之諸子不遠數百里緘詞肅幣猥以墓中之石見屬且曰是先君治命意也嗟呼死生存歿山川悠遠余安敢不文辭耶公諱賓字汝觀其先江西人六世祖號八公者始徙光而家之因占籍焉八公生添祿添祿生志高永樂癸卯舉明經訓導黎城尋告歸曾祖諱滿雅崇禮讓有父風大父諱球貢受四川雲陽縣令稱循良父諱用中沉毅方正操行學力亦不遇貢受斷

水縣學訓導卒贈徵仕郎兵科給事中如公官奕世
馴謹表於汝墳公生而穎異自亂兆已能屬文年十
三選充儒學弟子員卽有聲諸弟子員中考常異等
領嘉靖辛卯鄉薦錄其文以式多士會母疾不欲上
春官贈給事公強之再不得已行會試中式稱疾亟
歸母夫人尋愈乙未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戊戌授行
人奉詔大名開封諸處開讀己亥祭葬 建安王庚
子拜兵科給事中以謂兵馬國之大事顧令作役而
諸監工官利其逋逃虐使之誅求日急軍政日壞因
存恤京師馬駟爲姦利賄通太僕諸役局易

兵所俵馬更販鬻馬以大耗辛丑虜大掠山西死
大臣有武備者一人往經略之時被推二人各有辭
色公草疏率諸同列論其臨事避難不忠狀詔罷譴
有差廷中懍懍推重尋議畿輔保障全恃大行而真
順懷諸郡枕太行不可無備宜責諸路撫臣豫焉兼
勅戶部宿軍餉咸切機務是歲畿內大饑粟踊貴羣
死者多公疏請和糴得發粟十數萬賴所全活甚衆
壬寅間父病漸水卽止疏陳情赴蘄水父捐館財八
日哀號幾仆扶柩以歸襄事如禮甲辰服闋復受兵
科給事中時有詐僞璽僞撰武臣貼黃者事覺詔遣

公治其事公檢內外貼黃悉覆其弊端疏請遵舊章
注專職置底薄定揭毀四事積弊以祛人服其識丙
午詔冊封岷王餽遺一無所受考績轉吏科右給事
中時都察院副都御史闕員巡撫僉都御史某欲緣
以入公抗章歷指其奸賊不可任上是其言丁未春
考察山東布政司某時宰庇之尋推撫遼東公疏詆
其罪語侵時宰宰怒輒抵公罪左遷亳州判官無幾
微動顏面比至毫躬敦儉朴帥先僚家暇日與諸生
發疑論難稽古考德旁邑聞而來者雲集講下居歲
餘得量移南京太僕寺丞丞固無事時與余坐唧唧

濯庶子泉商論學術嘆士習之益卑所關繫世道至
不細或相與切磋砥礪庚戌擢山西僉事會當防秋
急詣繁峙激厲將士督修城堡嚴守備大爲總督許
公默齋所器重壬子冬聞母夫人喪卽日奔歸乙卯
起除陝西僉事兵備寧夏兼管糧儲先是糧不宿儲
至失時翔貴丙辰又大饑軍告急公爲稍增估直以
致之期月致穀十數萬斛賀蘭山東故無城堡虜得
恣出沒擾人病耕公按尋前人基緒嚴督儻功延袤
可數百里虜不得馳民狎于野鎮人劉西崖太叅爲
文頌之晉本省布政使司叅議分守關南駐金州去

寧夏之日軍民環泣遮留至不得行公爲泣下去至
金在萬山中居民獷悍百務弛廢公欲事立痛繩以
法檢行縣廉得漢陰白河兩令不法狀按如法諸邑
肅然敬憚之民有趙打虎者坐征紫陽山賊功不賞
怨望調征倭不行公悉械致其衆宣示威福激以忠
義咸願答自贖乃各笞四十隨第行功賞趙因感泣
奉惟謹盜爲屏息境內無事時誨諸生衍衍忘倦宛
如判毫時丁巳春陞山西副使去金之日士民泣送
如去夏而諸生中至有羸羸追送四五百里外者夏
五月取道過家上塚與親賓讌集共歡世方望其大

有爲而意倦於行乃七月疾作八月二十有四日卒
矣卒之朝猶強起整衣端坐詳定殯議訓戒諸子其
精爽不亂如此公爲人莊重立朝無所附麗在諫垣
侃侃正論見憚同列闔門視草務在勿欺一日草劾
布政某鴉聲甚惡至墜廳事公竟上之其搏擊不避
禍患類若此居外藩務持憲體引大義不詭隨臺史
意旨故臺史不甚汲引之然公論著性尤孝友恒以
父日不及養而母老養不能迎故數任不攜家常憂
弟賢多病爲分俸置產令自適雅厚族黨時推其餘
以相贍與朋友交重然諾有信義不能姻葬者率助

之好德如飴聞善卽拜以故海內多士多樂與之交
嗟乎公以奉職持論遭讒被斥財一振起卽復長逝
懷濟世安人之略而弗竟其施抱鞠躬陳力之心而
迄已焉位旣不酬其勞而年又不副其德君子不能
無惑於天夢夢也

山西按察司副使劉公涇墓表

隆慶元年冬故山西按察司副使次山劉公卒且踰
年其孤某某千里緘書以父友某大尹狀投余請余
表其墓時余方在告且駭且悲自念余知公二十餘
年雖病不克爲然公生平大節誰當爲之表白者遂
力疾書之以授其子俾鑿諸石云按狀公諱涇字某
別號次山其先常州靖江人也 國初諱某者從征
迤北編伍懷慶衛故今爲河南人父某母某氏以正
德庚午生公生自祖父以上世業耕讀至公始起家
進士余初校士禮闈得公卷脫去浮華而體要具存

心奇之既數從燕見訪公家世父固朴茂長者公少承父訓長游柏齋何公之門講性命之學乃知公之醇厚不浮得之父師者固多也既入史館讀中秘書者三年學益進既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初奉命清戎順天故事謫戍者非薄類編發遠方歲煩清勾類多逋逃無補軍政公職清戎時胡虜寇掠士伍空虛公計以寇方在近且徵兵於遠而畿輔之民顧使之謫戍遠方非所以實畿輔壯根本也乃疏請發戍遼薊邊益新軍而民免遠行疏入報可迄今施行時上役未休工部以順天所屬積欠料價數多請兼委清戎俾嚴督輸辦公復奏以民新被虜患方急撫摩顧以數十年之逋而責之一旦人將不安執政躓之事遂寢公之臨事敢言有補國是者多類此後按滇南適沐國公保勘襲爵之後時權奸構扇人心皇皇沐氏幾播公至則鎮以安靜廣綏懷釋疑貳約束一新故事遠方選用頗輕官不得人易以階亂公奏請視內地參用進士又念遠方文教頗微民不知禮請增廣解額以作士心人遂悅服事畢復命諸所舉劾小大悉協輿論方圖建白中途乃擢知鳳翔府公念地震之後民多蕩析乃加意拊循事稍煩民者悉爲破除

暇則進士子課教之士民始欣欣有生色未報政以
父憂去民間公去如失父母奔擁扶送者百里不絕
服闋補任登州公治登如鳳翔先時遼東饑賑濟爲
難建議者請寬海禁聽民市糴于登萊後遂聚衆商
販勢不可止至有挺刃相戕者公憂之上書政府恐
以一時之權而啟異日之患政府嘉其慮不在近市
糴遂止在登三年晉山西按察副使整飭潞安兵備
分巡冀南嘗與防秋駐師雲中八角堡時虜入犯激
衆固守以身爲長城屹不可動虜遂遠巡退去朝議
方擬公可屬大事言者不察誤以公前保涿國公事

疵之公殊不辯遂落職歸夫沐氏累朝封疆俾錮
夷不幸繼嗣中微當事者顧視以爲奇貨因其隙而
搖撼之沐氏誠不足惜獨不爲一方安危惜耶公不
妄附和獨持大體而更以蒙詆必有能諒之者矣余
嘗謂學不必仕惟有聞于道仕不必顯惟有補于國
衆不必信惟無愧于心公少學於柏齋何先生以知
自立既舉進士由史館授御史所建白率據經遠既
補郡守公不以爲意撫民必賑其急計事必防其後
既管臬司籌邊事尤能身扞虜衝公之服官亦何負
于國乎卒被浮言公略無怨尤惟建家塾教子弟與

朋舊吟咏自適語云余心之無瑕何恤乎人言殆公之謂矣余嘗以使事至懷慶造公之廬而訪公父公父恂恂焉訥訥焉若不知子之既貴者所居僅數椽器物蕭然此可以知公矣余初識公時有子四人其二人以先公卒豈天之報善亦不可知耶悲夫悲夫余故備書之庶後之欲知公者有考云

山西按察司副使南公逢吉志銘

馬自強

姜泉南公渭南人也諱逢吉字元真一字元命別號以豐原之泉名故學者稱姜泉先生其先由河東中條徙蒲城元季有諱安義者始徙渭南秦村家焉故今爲渭南人安義生儼儼生言言生珪珪生渭陽公金渭陽公孝友篤信其施用以文學官不大究配焦太宜人生二子卽瑞泉公與公云公生而穎慧不倫九歲通小戴氏大義渭陽公之司訓新野也沁水常公守鄧州常公名家以大小戴氏而子倫又負異才

竹走時公以總角同瑞泉公受常公學而友其子並有逸羣之譽焉後公舉於鄉第三人時大復何公試公文嘆曰奇才也計當魁禮已果然先瑞泉公先公八年成進士為戶部郎至是出知紹興府公會試不第同奉焦太宜人之紹興並師事陽明王公瑞泉公以直黜陽明致書曰關中自橫渠後有所振發興起而進於道德聖賢者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故二公所化誨至今渭南彬彬多文學有用之士焉公以易舉進士高第授禮部儀制主事瑞泉公即世公慟甚草疏乞歸葬疏且上會有用封命得取道襄

禮曹時陽峰張公鍾石費公存齋徐公相繼為宗伯仰贊太廟明堂諸大禮以備一代獨偉之典而當肅皇帝意其屬草多出公手在禮部七年文選郎忌公才出知保寧府無何選郎被劾下獄劾疏中首舉枉公為證保寧任罷又公私冗奸不可詰公振偷刷蠹祛故張新與之更始暇則課諸生萃諸校之儁而督教之一時得人為盛舉人傳太者有隱操上官率不為禮公獨式其廬而問焉諸驛傳徭役里甲民兵悉有定畫義民史俊輩以捕盜為盜誣論死者十一人寃十餘年莫雪者公一訊雪之萬口歸明在保寧

四年獨用嚴治巨室銜者造飛語中公聞陞雲南督學副使命猶以守入覲會有佐前銜者遂改知歸德府歸德以州陞又新造當三省之交其難倍保寧公治歸德如治保寧陞兵備鴈門鴈門者三晉阨塞巨鎮也往兵備以督撫總兵在日唯節具需遷公獨慨然曰陣法不習匪我制虜虜寔制我今之邊弊有甚於此者乎於是諭三關將士如令甲習之又按志盡復其演武場爲豪家據者當是時三關未分部也獨數巡行三關外軍聲大振一日山下有牧虜數十騎望見公于旄來知有備輒強云其爲虜憚如此又嘗

條 上備邊便宜五事詞多觸忌諱執政不之喜格弗上乃考察用前飛語罷時長子軒舉進士爲翰林吉士後奏銓部主事績上書詔許公以原官致仕贈李宜人爲恭人自是凡以考績得復父原職者自公始公事父母孝師事瑞泉公竟其世無異財哀產則盡以父兄所貽讓孀嫂遺孤嘗損地十數畝爲義倉輸粟以振族之乏者石疊李中丞公憲友也嘗約婚不果及李卒公喟然曰夙有言余可幽明負耶遂許之乙卯關中地大震兇徒乘之鳴張四掠勢如燎原公乃糾邑壯士得數百人激以大義諸壯士無不人

人奮也是日擒殺倡亂者四境以寧富家被掠子張
進英夜持數百金匿公所會進英與其子在抱子俱亡
金無歸也公舉原封首官曰其以此助孔廟工當道
義而表其里以風示一方建姜泉書院收訓其子姓
門人接引後學如弗及已已邑不歲公焚券數十又
輸粟數百石於官賑全活者衆鄉人德之公骨氣鋒
稜峻潔而剛明果斷故其行誼種種合道至臨事變
屹不爲動升沉等之浮渥爲兵備時有窺當塗意勸
通問者公曰出處有命吾惟信心俟之可枉已徇
嗟嗟以遠蓄如公使稍自抑以求庸於時所

樹立詎止是而顧不然吾於茲益足以見公矣公年
八十猶能夜作細字出入不杖風神軒軒若霞舉
穆廟嗣服進階中憲大夫今上嗣服復進階中議
大夫贊治尹詩文希盛唐兩漢所著有姜泉集越中
紀傳若干卷藏於家註解會稽三賦刻在會稽郡中
享年八十一

山西副使趙公祖元志銘

陸可教

趙叔子伯一數千里走京師以其先憲副南菴公葬
銘爲請曰先君子棄諸孤七年於此矣唯是窀穸之
事無以藉手敢告予自垂髫時獲侍公而予女兄實
歸伯一氏義不可辭謹按狀而銘之公諱祖元字宗
仁別號南菴婺之東陽人也曾祖曰以杰祖曰濂父
曰繼宋以公貴贈刑部員外郎母曰吳宜人贈公善
教子至減產購書而公故奇穎自負遂周覽六籍若
諸子百家言尤精經生業每試輒屈其邑諸生唯邑
諸生亦靡不人人心遜也遂以嘉靖癸卯舉於鄉明

年成進士而公雅志厭薄吏事疏請得教授江西之
吉安吉安故稱人士淵藪而是時羅太史洪先鄒祭
酒守益皆以講學家居公率郡諸生日就請益無不
灑然自奮者居久之遷國子助教又二年遷刑部主
事尋轉員外郎以執法格用事貴臣得伉直聲又二
年出僉山西按察司事丙辰地震河東蒲州境覆壓
過半盜乘之蝟起抄劫晝行公設方略解散其黨而
悉籍其金錢之無主者數十萬官貯之且用新其城
塹境以無事俄遷江西參議公治之如山西秩滿復
遷山西兵備副使丁吳宜人憂以歸先是公族弟太
史祖鵬女歸太保陸炳炳以貴倖帥緹騎勢甚張自
相嵩以下咸目攝之故炳死而太史斥公及其季刑
部員外郎新菴公皆坐黨罷矣而論者亦遂以是併
訾公吁悲乎夫世人夸權驚利抵間投足豈復遺力
而讓進哉以故嚴陸方貴幸時諸蠅附士率蠟數資
被顯擢而公歷官二十餘年僅止副使公歿而諸子
蕭然食貧至買資稱貸以償所遺子錢而公又故與
太史不相取齟齬至歿身也由此觀之世人耳論豈
足憑哉而狀又稱公事吳宜人至孝遇邑族廉直不
阿歸罷二十年有以自守泊如也要皆不足槩公故

爲辨其大者如此

劉珪傳

劉珪字廷美長洲人宣德中郡守况鍾簡名家子爲
掾珪在選中珪言有志於學不願爲吏鍾嘉其志遣
補縣學生遂領應天鄉薦授刑部主事遷山西按察
僉事提督屯田年甫五十懇乞致仕珪性孝友恭謹
未嘗失色於人然操履清白人不得以私干之至於
好學之心老而不倦尤工唐律對偶清麗當時稱爲
劉八句行草師李邕畫師王叔明皆能得人筆意所
著詩曰完菴集

山西按察司僉事孫博傳

石瑄

孫博字約之河間景州人也倜儻有志節通毛詩博
 極羣籍尤精語孟酣飫沉潛著為論說深得聖賢之
 指諸儒競傳誦之釋褐為歷城教諭登進士授禮科
 給事中論事不避強梗聲振瑣闥成化庚子注直用
 事立西厰密令左右親校覘察公卿以下官得失輒
 注考語乘間聞奏有所黜陟或徑自捕繫考鞫內外
 恐懾里巷細人爭詣厰污巖官吏權柄下移謁私門
 行苞苴者益大起博上疏論直盜弄國柄作福作威
 使君相廢職漸不可長疏入上令毀西厰直大恨之

會北虜寇雲中直與都御史王越保國公朱永受詔
北伐將團營軍五萬人出山後直乃奏用博紀官軍
功陰欲中傷縉紳危之博曰論諫吾職也榮辱生死
命也將安避乎遂行既抵雲中虜勢猖獗每出戰輒
令紀功官隨行營博雖書生意氣峭拔兜鍪繡襖纓
兩石弧馳突萬衆間如健將時或聚議機務益侃侃
雄辯指畫利害不少挫衄直始心敬之越亦從旁時
時救護得不死師還論功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博既
禁闕舊臣又襟韻疏暢居法司鬱鬱不得志會當道
時欲有所指擿遂乞致仕還鄉里茅茨蕭然未嘗有

戚色日役蒼頭課田園或遇故人賓客觴咏不倦凡
仕宦至景州者猶時時勞問弘治甲子知州馬某貪
虐毒民博諫之不憚遂以事侵之博發憤詣京師論
其罪惡及人命十餘事得賜詔獄問且遣使者詣州
覈實知州度不可解乃佯爲謝罪置酒毒死聞者莫
不憤嘆初公且死囑其夫人曰吾以孤直不容于朝
幸奉先人之業得休息田畝教誨子弟百無所恨今
乃爲羣小所害命也夫我死勿埋吾屍庶幾朝廷覺
悟得爲百姓除暴去亂吾且含笑地下矣遂死馬後
竟伏誅太史氏曰先子按察晉陽嘗與孫公爲寮案

虛谷金 卷之九十七 九十九
瑤兄弟又嘗侍几杖質問九經親見其爲人卓犖開
爽有古國士之風然慮事不欲爲太深又不設城衛
故始以此立節中以此去位終以此致死語曰直如
弦死道邊信然哉

山西按察司僉事暢君華墓志銘 康海

君諱華字子實其先臨汾人也曾祖和甫商遊於秦
子孫世爲隴西人祖茂永樂甲午舉人拜陽谷令今
祀于鄉賢祠父祿以國子生拜孟津簿卓有政聲改
簿祥符後又以君貴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母蒙氏封
太安人君資性偉異六歲卽知學有奇志祥符君曰
予有官不能行志有祿不逮養親生子若是胡以卑
官役役于人哉遂致事歸而君爲生員極爲邃菴先
生所重從學者日至其門果領弘治甲子鄉舉閱年
祥符君卒君哀毀過禮終制舉正德丁丑進士拜無

錫知縣興滯補弊庶事畢舉撫按交薦其能嘉靖癸未擢刑部廣東司主事論刑明允戊子奉命決獄畿內平反實多尋陞刑部福建司員外郎己丑復奉命審錄平反一如畿內有疏論條例繁難未報丁內艱歸服除庚寅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值岢嵐寇發官莫能制撫按以君往君往不旬日渠魁悉殄脅從盡釋撫按以功上賞段二疋銀十兩撫按又以河東道累值凶荒請勅專以公分巡河東道弭盜安民時論偉焉有倡白蓮教者君取其人至以禍福禮義諭之其人感泣卽散去後猗氏有爲此教者誅戮不可勝言人乃知君曲突徙薪之恩博矣僉事三年撫按牒生上而陞遷且適君曰年將六十西山日薄盍歸乎來于是累疏乞休勅下吏部吏部以爲暢華廉能素著累次告休情非得已上始允之

山西按察司僉事喬公岱墓志銘

李開先

喬公諱岱字希中先世棲霞縣人也諱大堅者以元
亂避地於章丘今爲章丘人云大堅生明德明德生
木邑人稱竹軒先生正統辛酉中禮魁官鄭府左長
史木生奉先邑人稱松菊先生成化辛卯亦中禮魁
官秦府右長史奉先娶楚氏生公公生而內瀨外秀
眉宇疎朗神采煥發弘治辛酉公仍以禮經魁多士
先是有夢兆三世魁名至此始驗矣然俱第五人且
當辛年亦異巳壬戌第進士除行人司行人以公差

過歷下時尹冢宰方謝政閑居遙望卽嘆曰十年前
已知其有今日且眼見君家三世矣差滿選授四川
道御史出按兩浙鹽政頗有攬轡埋輪之志鹽場有
債事者飛章劾退數人時逆瑾盜弄威權侵牟鹽利
以不副其望降謫太平府教授科條整肅校藝精詳
太平之士咸稱之曰真嚴師而具法眼者也及遷鈞
州州判流賊勢正猖獗數萬精騎一時至城下州乃
宗藩所居民庶而富賊必欲破之以取其有公乃率
衆登陴抵死拒守閱八日始解嚴月餘陞永城知縣
興火之後城隍燬破庫藏空虛將欲修城浚隍苦無

以爲償工費忽羣卒懽呼走報曰城堤掘土得銀多
不可言乃往取之共有萬數自是城隍堅深樓櫓嚴
壯繕甲整戈操習武事人人有更生之望不復轉而
之他矣年餘以才可投繁調轉廬陵知縣縣號健訟
難治多方詳審兩造單詞勿聽往時善于把持者率
逃之外境縣稱一治撫按交薦縣治與永豐封土相
連亂寇蜂起攻掠鄉村破散儲積居民四走無敢撻
其鋒者都臺洪公檄下屬公勦捕乃用計設奇悉就
襟滅捷音奏朝蒙有獎勅銀牌之賜方其未至縣也
旱而且風已五六月矣秋禾乾瘁民有憂色視篆後

雲如結雨如注四郊霑足偃禾盡起閭里慶幸而歌
日前在永城天賜銀而城成今在廬陵天賜雨而禾
興蓋有以德及人故無往而不天也年餘陞廣德知
州尋陞瑞州府同知專理軍政屢爲清軍者倚任以
爲今之古能吏也凡承委務竭心力逃軍之巧於影
射者無不勾稽解送嘗云例雖有挨無除免此弊端
所由起也司府後湖冊籍久將爲虛具矣其每事不
苟類如此三年將考績關白所司已得請矣會松菊
以至奔而還家以喪禮自閑服闋上京欲援尹繼祖
同年有李孔教者碎其疏且戲

之曰君已世魁又將世官耶公曰向者在道同邑一
時四人繼而一人懷忌相次遷謫只今同鄉猶不扶
持當路似有譖毀不如陪遊獵于王孫步塵蹤于賈
傳也天部有知其淹者推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命下
適國有慶賀事容臺榜示外寮在京者各具吉服趨
朝公買一豸衣崔縫人連夜紉綴因手之太息士尚
記正德初年降官將行其原排擠我者遣一悍僕持
拜簡索借豸衣曰今已無用何不償吾主人翁耶幸
蒙洪造今復衣豸衣索衣者磨滅久矣天道好還豈
非士大夫之永鑒哉公駐山西提督屯種帶管河東

道平日長于刑名又歷任歲深事無巨細莫不迎刃而解州縣吏民有事案下者或不解行囊卽決斷歸矣矣未以母老休致其從兄繼志亦官崇府長史若補三世之數者詎非奇之又奇哉

僉事孫公璽墓志銘

唐順之

公諱璽字朝信嘉興平湖人也其先世徙自松華亭所居南有九峰東有盛溪因自號峯溪

治辛酉舉浙江鄉試登正德戊辰進士除興化知縣

四年陞揚州府同知幾年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尋丁

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京畿屯餉調雲

南僉事坐撫按構怨奏逮二司是時公已陞山西參

議矣仍落山西僉事乙未朝覲之歲以老罷歸最前

後仕途二十八年歸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嘉靖甲

辰六月二日也公爲人寬厚持重內剛外和其所居

官不擇劇易不計利害智巧所避毅然任之其有蹉
跌亦不爲悔嘗言興利易而除害難然除害所以興
利也其在興化興化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賂權貴猾
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于戶縮所印而所
中諸世千戶反悒悒出恩下不敢喘令丞左右亦多
爲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陰事令丞欲圖恩懼不能
制得反噬公始至恩繡胸背持刺上謁公拒卻之然
亦未遽誦言罪恩也而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稍
稍以輕罪笞其一二宗人以風指百姓百姓乃敢告
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攫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按
盡得恩與其宗人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
者數人邑中爲清公始至邑歲饑捐公廩代民輸自
是孜孜民隱平徭清賦養老長孤居數年邑以治稱
去之日邑人攀擁不得行而徐豪家獨銜公不已伺
公去卽持金數千走京師賂閹宦瑞斬反其獄且中
公奏下巡鹽張御史正德時諸閹專而瑞尤有名所
謂瑞張也御史顧望窮索公過失數月不得則令公
與豪家同囚繫困辱之乃爲書抵御史其語深切抉
摘御史隱曲御史得書大慙慙竟引疾去後代者至
踰年其事乃白而爲揚州府同知揚興化所屬郡也

始御史之勘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盱眙令某咸受賂詭法巧詆公罪不克至是兩人爲他御史所論公又往勘之罪不至罷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公公絕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爲長者同知職清軍而軍解失文據者例充軍時解人當坐者若干人公請于上官以爲軍一人則解者二人解者軍則別解者又四人矣牽連無已時請限以一月首免別給文以行便上官下其法所部郡邑爲例頃之淮揚饑公往賑泰州所活凡三萬餘人是時宸濠反江西攻安慶公奉檄守儀真扼江之衝捕儀賓之爲謀者與其黨十餘人救旌其功嘗以僉事奉命丈皇莊草場地土清其地之爲奄戚所漁奪者悉歸之民薊州銀冶盜嘯聚餘乘利據險爲患公攝兵備選能吏馳上山寨榜示禍福各自縛詣公公罪其首餘牒遣復業及徙雲南分巡洱海道麗江土官川蜀爭金沙江讐殺公會勘其事土官以土金賂同勘者久伺卒莫敢賂公由此解讐奉約束如故大同經兩亂後卒伍驕悍少不當意輒負怙跳躑以爲常公以山西僉事巡大同盡心撫馭人賴安堵頃之吉囊入寇斬首多以贊畫功賜金自爲令卽力薰大豪及在薊州洱海大同倥傯盜

賊蠻夷反側兵戈之間而勘地土時則尤以一文吏與貂璫肺腑爭氣力上下公處之未嘗不辦竟以不能俯仰故不至大官在山西嘗衣豸衣見巡按巡按怒以爲慢已因考察中之遂以罷自知縣徙同知自同知徙經歷也亦坐不能曲事鄉大夫之有力者故卒爲所擠尤不喜通權貴人爲山東僉事時以屯田居京師久之永嘉張公爲相故交也同年桂公爲冢宰未嘗一私伺其門以是往往齟齬于世至其清修之節則人亦不得而疵也總兵某嘗聞魏寶帶鉤不啟封而還之雲南夷俗巡守行部輒有饋獻納則喜

拒則疑且恚公拒之卒無敢疑且恚者大理經歷以鄉人故潛置蒼石文書篋中假公移投入公亦潛還之不發其事平生自俸貲外無所取其俸貲亦多以散諸宗姻族卒之日篋笥敝衣而已性尤喜詩自罷歸居閑則詩益多有雲山履歷稿藏于家公之先諱某者居華亭國初被薦署縣學教諭事至公之祖諱忠自華亭徙平湖者也父諱軒封宗人府經歷母張氏贈宜人子女各一人子植舉進士爲刑部主事植始聞公病脾疏請歸養歸踰年而公卒將葬植來請銘余以未及識公固辭植曰余先君則知子矣先君

每誦子之文而得子之爲人恨老不及見子此行蓋先君意也因涕泣固請嗟乎余何足以辱公之知而亦烏能有述于公也哉于是按公之壻禮部員外郎錢萱所爲狀與公所上張御史書論徐豪事而次序之不敢增損焉懼失實也銘曰噬嗑膳肉或過之毒終利用獄盤桓居貞有膏其屯卒困于臂嗚呼百稱巧宦四至九卿公豈其拙我則是銘

記張僉憲時龍門之戰

林大春

張僉憲名時字宗易保定易州人也少與楊太常繼盛同學楊兄事之嘉靖中先後舉進士楊拜南京吏部主事稍遷員外而張君方待次公車會北虜入寇長驅薄都城下京師戒嚴君倡言于當事者請與虜決戰時不能用虜退復來以入貢爲名大將軍鸞上言請令塞上得納胡馬因稍易以繒帛塞南侵之望詔許之其年楊適入考調兵部客于張君所遂草疏劾鸞誤國不道以稿示君君曰此疏正不可少第必無聽如聽之將令爲之當誰屬乎楊曰請以屬子某

有死以報國而已君勃然作色曰大丈夫死必濟國
家事豈徒死耶因私往見陸太傅炳說曰大將軍議
開馬市楊員外以職事宜言主上幸而見原大善有
如聖怒不測使漢有殺計臣之名爲夷狄笑竊爲大
將軍不取也此其責宜在太傅太傅深然之及疏上
下楊繼盛詔獄責問坐謫邊尉不得死後歲餘鸞伏
誅楊復召還兵部甫至京十九日又坐劾奏嚴氏父
子事論棄市先是楊旣之邊君亦尋以憂免至聞楊
召還諫死獨恨弗能救又復自念業已往卽救俱死
無爲也因爲之發喪于易水之上而服焉且爲力存

其後或問君與楊子異乎答曰昔者伯夷太公西伯
者同歸周豈其志不同哉然而孟津之會尚父薦揚
夷齊叩馬彼固各有謂耳其後六年丁巳服闋在
部主事有詔令大臣各舉才堪邊寄者以聞於是
卿中三疏薦君調職方主事其年奉使徵兵入衛西
自秦中還上邊事因言故將某某可用從之己未遷
員外郎尋出爲山西按察僉事備兵獨石是時邊戍
久空動倚客兵爲援其實首鼠伏匿不敢戰所過縣
然不寧邊民苦焉君乃始請罷客兵復屯戍稍益募
壯士教練之久之西北傳舉烽言虜酋黃台吉且入

寇君私與部將計曰虜入必先掠龍門龍門者宣府之右臂也龍門失守虜必乘勝南下逼近紅門此其爲患不小乃自選騎卒得七百餘人趨援龍門俄而虜果大至凡數萬會日暮分屯夾道爲營營長可數十里君復私計曰虜至不知我有備且賊雖衆屯夾道道狹難猝聚可掩擊也因出死士數十人夜襲虜營營中大亂首尾不得相救盡獲騾馬牛羊以歸台吉聞之大駭黎明悉衆來攻龍門君令集民間車環以爲營以五色綵繒畫龍文衣車上出城中老弱守之而以精騎自將而前與台吉戰大破台吉兵于龍

門之野我兵銳甚往往馳戟入虜壁斬騎將騎墜刺殺之有捕虜者謂台吉言我累歲盜邊莫我抗今若此固憤不肯退及遙望見後車車盡五綵龍文勢甚壯望之如山業思爲遁計適城中樵夫爲虜所得問得虛車狀虜乃大笑復奮我兵猶殊死戰不可敗相持至暮所擊殺無數我兵死者亦百數十人虜因罷去卒保龍門林子曰余觀張君所將破虜士僅七百人可謂壯矣豈李陵所謂荆楚之奇材劍客勇士耶何其能以少擊衆如此也往余在京師客從塞上來爲余言張君陣龍門事甚備余故悉記之大抵君

平生與人忠遇事智見義勇其待士也嚴而有恩臨
難不避以身先之此其所爲能得士之死力有以也
論者謂其輕敵寡謀致顛越于我師又却客兵不用
以至無成功竟下兵部議坐貶

太原府知府張公賢傳

李濂

張公賢字堯臣別號任真子祥符人也曾大父子初
大父敬父揮世服賈善厥家母段氏夜夢神人送袍
笏金帶至其舍覺而生公公自幼聰穎過人務學勤
苦每旦昧爽起朗誦經史竟日不絕聲夜則閉日默
誦不近燈火或諷其夜讀公曰吾見爲學者晝嬉游
間輟而乃夜費膏油非徒欺人亦自欺已吾不爲也
治尚書知名郡中有道士相之曰子甲科中人也必
貴顯年至五十不必仕可惜無子公年二十五領河
南成化丁酉鄉薦戊戌辛丑會試俱不第卒業太學

癸卯冬十月汴藩左布政眉州吳公節張宴餞省城諸舉子赴南省試而孫教授錦雅與吳相善亦在坐吳私謂孫曰諸子明春登第者幾人孫曰以錦度之無可決料者曰何以知之曰諸子役役人事間功疎而文澁無已其惟張賢乎斯人尚在太學未歸耳明年甲辰三月春榜報至省城會試者止中公一人由是吳奇孫爲知人公既登第以戚里弗內補出知山東之單縣時邑人有在京爲權要官者厥子暴橫里中強奪人妻女財產前令莫能制公至擒縛之榜笞無完膚竟正諸法邑內肅然將三載母歿守制還汴

服闋改知海豐僅八月父沒守制還服闋改知山西之襄陵境內有山泉可灌田久爲臨汾勢家所據襄陵人不得占其利公奪返之邑人立生祠祀公弘治丁巳擢陝西慶陽府同知在任九年興利除害不畏強禦法所當爲者生死以之人莫敢撓都御史楊公一清周公季麟咸薦之乙丑擢四川順慶府知府公下車清理累歲滯囚囹圄空虛事干權勢難結者當道必以屬公公亦不辭避分守張參議官發贖罪紙下岳池縣製造川扇民苦于賄價公聞知移書已之宦怒中傷公公遂暴其事于巡按胡御史賜賜具奏

以聞時逆瑾用事傳旨兩罷之正德庚午瑾誅而楊公清時爲冢宰素重公復起爲山西太原府知府公之至太原也戇直如在順慶時虜犯太原居民震恐有陳憲使者同諸寮夜飲宗室第公單騎往叩門呼曰虜患孔棘非燕飲時也矧時例有禁爲法吏顧昧之耶坐是不合于當道乃謝病歸時年五十竟如道士言公恣懷寡容平生以輒熟諛語爲深恥人有持詩文示公者公指摘瑕疵盡言無所諱人多怒而去曩正德辛未公在京邸汴舉子會試南省者幾四十人以公爲舉業著蔡咸誦場中作質公公悉不許已而曰士貴實學諸君藝未精何敢與天下多士角後生多罵詈之旣揭曉視之果無一人登第者衆始服公之藻鑑云里中爲語曰言不諛人張堯臣公年六十有二無子所著有二渠巴語名賢珠玉今在刻亡矣

政平州知州何忠傳

何忠字廷臣江陵人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有能名永樂中以言事陞政平州知州忠聰敏有政事才居官廉慎不妄交處爲御史持正論莫敢于以私當言事時忠以疾家居衆御史以所言事示之忠爲增損皆切于事情爲州民心翕然安其政雖深谷蠻酋素頑獷者亦樂于趨事後以計事至布政司寧橋之敗賊乘勝進逼城下人心惶懼成山侯王通詭謀與賊和爲書遣山壽家人遺賊謂朝廷宥其罪賊果信引兵退先是密遣人奏事俱被賊遮留至是賊以朝廷宥

罪遣頭目陳渭老等奉表謝恩通遂遣忠及千戶桂
勝託以奏還地方與渭老同入朝實欲上達賊情請
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忠等遂被拘留
賊素聞忠剛介有學識數以甘言美職誘令從已忠
不聽後以刀鋸臨忠曰從則生不從則死忠瞋目視
賊大罵曰我天朝臣子恨不斬汝以歸報朝廷肯從
汝反求活耶罵不絕口又以刃逼勝勝亦不屈忠父
子及勝同日俱遇害時宣德三年五月忠初被拘卽
賦詩以死自誓云

知州呂昭傳

呂昭字克明崑山人嗜學敦行洪武中以薦授徐州
訓導上疏言民事稱旨改浦城縣丞縣多荒地昭以
俸資市穀給無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縣以富
庶永樂中陞沁州知州父老持金爲贈皆謝却之然
僅至杭已不能顧舟狼狽而歸比赴沁道出徐州天
寒尚未挾纊故所授經弟子共爲買一毛裘顧一驢
以往其子旦旣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
不能廉終非吾子死亦不歆汝祀其廉戒如此旦字
寅伯初任河南按察司僉事以事去職後以薦起爲

建昌府推官正統間致仕性亦高潔環堵蕭然未嘗以貧窶爲意及卒不能喪蕭山魏文靖公驥道人買棺斂之

絳州知州王公汝積墓表

薛瑄

奉直大夫知絳州王公汝積沒之四年爲景泰四年其子佐奉狀自江西覲京師謁余請表諸墓按狀公先世居鍾陵其大父諱忠宋末爲金谿場官因家焉今爲金谿人自曾大父復茂至其考處士仲允此三世皆韜德弗耀處士娶林氏有婦行生公質異凡兒處士識其他日必有立自童時卽遣從邑庠良師友讀書祇行爲儒者事公果能專心一力進修不怠此一薦卽榜前列春官會試得分教福建政和公以師道自勵勤于誨人出其門而登仕版者甚衆九年教

有成績至京師大臣薦其才可治民遂陞知絳州絳
在周爲晉國在漢爲絳侯封邑其地包汾隰土陜民
繁產薄稅重人鮮知教而健于訟前守不數年率以
事去未有滿考者公至州以謂人給則教行知教則
訟息因行其土利有未興者興之視民業有偷惰者
董之不數年民業饒給乃大修孔子廟益廣學宮篤
興禮義教養具修絳俗日變爭訟衰息獄至空虛公
尤善處事先時事有未集者督以豪猾吏卒因夤緣
爲奸民茹其毒公卽有事但書片紙爲期約布告鄉
市民相勸趨下不知擾而事亦集州租率歲遠輸給
邊軍旁郡惟徵銀易米公則布帛糴表諸物任民所
齎持取租辦而已人甚便之境有蟲類蝗將害稼公
禱諸正神蟲害隨息有行劫者出其境卽掩捕如法
人服其明其他善政甚多不能悉紀大者如此公在
官九年考績當去者民相率將詣藩臬乞畱公固止
之則相與刻石以紀其政蹟行有日暴疾卒其子佐
跣經奉柩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原生于洪武丙
子三月十七日景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
十有五公初娶何氏再娶吳氏皆先卒後娶胡氏子
男二并二女長政蚤卒次卽佐也爲縣學生公在絳

時先遣其家歸金谿胡氏聞公訃哭泣喪明妻貞子
孝又知公之教行于家也公爲人性坦夷不爲防畛
篤于孝親追遠與人交始終無失其知絳州時嘗校
文山東惟視其優于理者取之後登進士榜于是年
舉子爲多人以公爲能因言以知人山右多聲效官
以音樂佐酒取敗者相踵公速客不用絲竹惟禮飲
終宴不譁其雅致尤不可尚已於戲人才爲難有才
而驗諸設施爲尤難公之才見于教人治民灼有成
效如此謂將遠施而止於斯豈非命耶雖然公自筮
仕以來將三十年克致完節以沒有子克襄葬事亦
可謂無憾也已公二子皆從余學故知公尤詳旣按
狀并取所未載者述其行實事業表于墓道以告來
者

王汝績政蹟碑記

薛瑄

絳州耆民段祐德等纂其守王汝績曰守臨川人也
發跡儒業累官來知是州其爲政急于教養而緩于
刑罰州學廟廡堂齋庠隘敞漏守皆廣而新之修學
政以勵士子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風化之美延及
旁郡民以事至州者告以敦本節用孝弟禮讓之道
雖氓之愚且賤者懇懇誨之不倦此其教人之大者

他不能盡記也處事無小大必敬必慎尤篤于信以
接下凡有徵集不遣人至鄉第書片紙付里甲與民
爲期約民勸趨其期無敢緩者里間宴然無追呼之
擾犬不夜吠民不見吏者有焉絳地瘠且隘守勸民
耕稼蠶桑以時悉墾不食之地使種五穀以是收倍
沃土民之衣食饒給夏秋二稅遠輸者非陸載所及
近入者有加耗之弊守處之有方防禁有法故租不
後期民不知擾境內嘗有蝥生將害及禾稼守禱以
虔誠蟲害隨息絳俗勇于私鬪忿不能勝卽投井死
其親屬厚誣與鬪者或至破產守督禁立絕民皆稱
便州境數年盜賊殆絕忽有行劫數人守悉掩置之
法人服其明民有遠年流移四外者聞守政寬仁皆
扶老攜幼歸者踵至守加賑恤使之樂生興事此其
養民之大者不能悉舉也民有爭訟細事非有大惡
當治者卽懲責諭遣之犴獄空虛者累年嘗有穿窬
小盜或欲深治之守不聽一當以本律此其緩于刑
罰也余謂教養刑罰爲治之三要汝績皆知其緩急
而先後舉行之是宜民感厥惠求文鏡石欲垂聲譽
于永久也余不敢溢美惟次第段祐德等辭使刻之

蒲州知州張公廉志銘

薛瑄

天順二年七月十七日致仕奉直大夫蒲州知州張公卒於其家之正寢八月初其長子鼎以公狀遣其弟鼎來乞志銘葬按狀公諱廉字惟清世爲陝西西安咸寧人公高祖德用仕元翰林學士承旨曾祖思忠祖公諒考秉文三世皆蓄善弗耀秉文娶范氏生公有美質自童穉時已不好戲異凡兒父母鍾愛特甚方十二歲卽遣入郡學從師友習舉子業二十二領永樂癸卯鄉薦入太學僅三年以才中時用不次遷擢刑部照磨未幾改除山西臨汾縣丞佐政有聲

調蒲州判官用保陞知州事蒲爲大州事劇難治公
既正職蒞事乃剗刮積弊以身率人自家及官皆有
檢飭條法教民作業以時與民以信凡賦調不督而
集極力扶植柔善于豪強則重加繩抑不少貸尤知
爲州急務修舉學政如有不及寅恭祀典壇場祠宇
悉皆修治蒞事數十年無非法一事以擾其屬縣予
嘗使川蜀道過其州見其廳治落落無事惟聞誦讀
聲問之則曰課吏讀律使知畏法且不暇游惰耳若
公者可謂能其職矣蒲去咸寧甚近時公父母俱康
強乃迎致就養極其娛奉及二親先後沒世俱葬祭
文禮又可謂能其子矣公丁內艱時蒲之軍民合詞
保畱又可見其爲人所愛慕焉及謝事去時方年五
十有二家居惟教子孫與宗族朋舊過從爲事他無
所勞其心又可謂能安于退休者公娶王氏生三子
曰鼎曰鼐曰鼐鼎嘗從予學中癸酉鄉貢方待會試
於家年五十有七嗚呼公之行已始終無玷如此是
可銘已

晉州知州李君愚傳

朱睦㮮

李愚字克明蘭陽人也弱冠舉於鄉授澧州知州以禮讓喻俗不規規於簿書期會之間一郡盡化之成化七年茅岡宣慰等土夷乘劉千斤之亂出沒剽掠每過州境戒戢儕類勿有所犯其感革強暴類此州俗女子年踰三十始嫁愚檄屬邑俱宜依期婚娶其貧不能舉者亦宜設法資之一歲中完聚者二千餘家巡撫都御史吳琛聞之以束帛勞異懼外艱歸服闋改知晉州值歲凶愚賑饑恤匱不遺餘力是年大水復至愚乃上疏其畧曰今 陛下致治之道至矣

救災之法密矣而水旱屢見者何也或者宮人未節而天意有在于此未可知也臣聞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一有拂鬱則憤懣之氣必干天和昔一婦含冤三年不再矧多于此者乎考之春秋傳曰大水者陰氣盛也若今歲雨水爲害或以陰氣使然耳嘗觀唐史太宗因旱出宮女三千人我朝英宗皇帝卽位之初亦出宮女三百七十人此其驗也伏望陛下援古人已行之蹟酌今日時制之宜稽察宮女年貌老弱量爲節減務使在內在外人人得所則陰陽氣和神人胥悅而天變可回水旱自弭是陛下大造之仁徧浹海宇國家太平之福亦永保無疆矣疏入純皇震怒逮繫京師頃之

上感悟詔釋愚出宮女五百餘人愚旣還職益自振勵會妖賊桑冲作亂愚以計擒之上嘉其能特令榜諭後數年致仕歸子鉉內黃知縣愚卒六十餘年提學副使朱大器始祀于鄉賢祠論曰昔漢嚴安徐樂上書言事頗寓規諷而史氏采之究其終無它表見今李公愚之疏可謂嬰逆鱗矣視嚴徐孰爲難易又兩守僻郡咸有治績而世無知者亦可慨矣

澤州知州陸公偉志銘

楊廉

公陸氏諱偉字仲奇別號質菴人世祖金當宋南
由汴至杭於錢塘家焉後遂爲錢塘人公生而端凝
重厚爲童子時已毅然自立雖長者不敢有犯年十
三郡守孫君選補郡庠弟子員試之作對矢口而成
孫君謂此子器宇不凡異日必有聞于時不但以其
藝而已自此治戴氏經大肆力于學所爲舉業經義
不下數十冊領成化乙酉鄉薦值家中替開門授徒
資以爲養二親相繼下世哀毀幾滅性旣而累試禮
部輒報罷久之謁選天曹時三原王公爲冢宰試公

居第一授山西澤州知州州羅洵饑人至相食公奏
發內帑沿門賑救區畫纖悉不懈晝夜全活以數萬
計于是人人畫公像而生祀之州多宗室分封和買
吞併之害其來已久歲時祿米後輪辱及官吏率以
爲常公至悉裁之以法世家大族鄉曲困武斷間左
苦陵轍者皆禁不得肆與夫請託一切不行因相與
銜之嫁禍於公嗾宗室誣奏數事下三法司勘讞詔
使初至惑于浮言幾中危法州民無老少填塞街巷
爲之稱寃使者繼至始廉得其實事乃自地去猶慰
藉公母以此自沮時鄰封大同有獄久不決司空才

公檄公訊之公盡得其狀發擿如神才公驚喜執
手曰微子何以折斯獄遂爲忘勢之交澤州有寧山
衛軍民雜處恒患弗靖公憐之以威彼此帖然總
中貴歲有祗候之索所屬爭先取容公獨不與旣而
政通人和視民可役廢可興乃葺州治新儒學明道
程先生嘗爲晉城令州舊有祠公謂先生豈泛然名
宦僅僅循吏而已哉遂重修其祠至於漏澤園常平
諸倉曰路曰橋靡不畢舉然小民雖甚德公而前之
怨家興訛造謗爲害未已公乃嘆曰人當自知止足
不然必速顛濟乃力懇當路致其事而歸州民攀留

數十里不絕車至不得行多有泣下者公慰諭而遣之時弘治辛亥也公歸惟以教誨子孫為務每夜至二鼓方就寢家庭肅然宗族不能婚娶里鄰不能殯葬者已雖不給亦汲汲以周之間與鄉之不仕及倦而歸者徜徉于西湖孤山之間更唱迭和有歸田錄傳于時居常最甘澹薄子世味漠如也每謂士當以立志為先以涵養為要否則大本不立一事不可為矣公性不喜酒年至耄耄燈下猶能讀之喜吟詩有稿藏於家作字不喜行草與卑幼家問亦真楷如欲割益其天性嚴整然也嘉靖壬午十一月疾終于正寢遺言子孫仕者以忠孝報國處者以勤儉守家享年八十有九

壺關縣知縣吳公傑傳

杞志

吳傑字漢甫正德己卯舉于鄉性行孤介律身廉潔不苟同于俗既第猶躬耕不輟母亡貧不能葬適流賊至居民皆逃公獨守母柩不忍去賊至嘆曰孝哉此子戒勿相犯後為壺關令甫四月儲穀二千餘石衣粗布之衣食脫粟之食其清苦尤為罕儷故人有欲以私薦之者公力卻之曰使我賢也薦不必公使我不賢也不必公薦後卒于官至無以為斂同官有賻之者其妻曰吾夫生平不愛一錢豈以死而易哉竟不受

山西霍州儒學學正曹公端傳 黃佐

永樂中以理學鳴者河南澠池有曹月川先生正夫
端戊子鄉薦己丑乙榜授霍州學正壬寅改蒲州教
人以踐履爲主日事著述有四書說詳太極西銘通
書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畧
存疑錄夜行燭等編其事父母養志喻色飲食衣服
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
旣葬廬墓六年建祠堂以事先又建義祠以薦外族
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
勸賑全活甚衆屢舉同僚之喪貧不能赴任者

客死者葬之學徒從教一於禮義郡人皆薰然
甲辰蒲霍二州弟子上章競畱之霍州先上得允宣
德甲寅卒于官正統中河南僉事姑蘇張敬灑池知
縣胡復立特祠



